

明

齋

小

識

清

諸晦香輯

第二冊

進步書
局校印

蘇子卿

明齋

PDG

明齋小識卷三

清 青浦諸聯晦香輯

東臯草堂

堂在東城之麓。罔鄉李壽生先生世襲別墅也。堂極高敞。庭前種木樨海棠山茶之類。堂後環植牡丹。年遠碩茂。開必千百枝。前修皆咏以詩。至乾隆子丑間。花猶爛漫。子曾登其堂。堂東南有樓。牕軒門闌。悉璚琤漆。望之如畫。為先生焚修所。先生清操直節。宗禎時以劾溫相落職。鼎革後。服緇不登樓。禮佛十餘年。不沾塵土。故里人稱為佛樓云。

張孝子

張承忠者。操舟為業。居邑之樂胥涇。父遘異疾。醫療罔效。張素奉佛。深夜焚香搏額。以盥剋股作湯進之。父飲半甌。腹中鳴。下積血如指如栗者一二斗。病遂已。張自後斷葷肉。遍詣名山。拜延父壽。重趺不敢息。康熙三十九年。自天台之齊雲。險僻迷道。日向暝。天酸然雨。一老父招至山坳。止宿草舍。晨霧啟行。見前所歷迷道。沈水底數尺。回視實無人與屋舍。蓋至誠感神也。時又有張復初。亦吾邑人。生而孤露。兄薄恩。

義好生分。乃流庸旁郡。迨長。求親骸不得。號泣去。刻木為像。事如生。時僑居常熟。為
參議道牙前僱役。人見樸謹。況厚之家。漸饒裕。爰買地虞山。奉像以葬。余外祖曾數
數嘉嘆。故得耳剽日久。昨關覽西亭雜稿。有張孝子兩傳。為畧舉其凡。

烟薰帳頂

大父軒霞公。刻苦事舉業。屢考優等。尤為張文宗足鑒許。謂邁往凌雲。清雄絕世。辛
酉鷹鶚薦。仍歎眉環。致飲鬱謝世。遺稿二千餘首。王邑山步青先生作弁語。稱可作藝
林張脯。後進梯航。予生命慳。不克侍奉。家君述示梗概。一生巖巖自守。恥夸毗以求
舉。嘗云。人讀聖賢書。當造次必于儒者。苟持敲門磚。獵取功名。直庸徒鬻賣之道耳。
故三倉四部。口誦手披。無間宵旦。夏夜苦蚊。則難火坐帳中。帳頂烟薰盡。今藏在
笥。留示後人。

古人墳墓

古人一去。聲貌俱湮。唯墟墓間。猶依魂魄。使後來憑弔者。視其良。留連愔嘆。致敬恭
之意。奈志乘所載。每多遺漏。如王西亭墓在青龍。卽據軒墓在金家橋。楊潭西墓在
蘇溝。胡吟鷗墓在余山。皆非荒遠。而尚未搜尋記識。倘世遠年湮。更何從考証。故識

之以俟來者

鍊筆錄

唐立之先生。文章雄視一邑。後得錄鍊書。虔誦講習。謂鍊久可以廢札。運腕不假思。索成佳構。故晝夜寂處齋館。諸事置度外。一夕演法。有鬼臨存。顚顚大如輪。兩眸炯炯。屹不少動。驚起踰隱。以避。五內失守。不復循習。晚年困悴。為村塾句讀師。

城西高隱

蔡羽明公。精醫術。博通羣書。高隱城西。超然塵壒。與崑山徐封翁善。徐造禍。匿置靜室。暮年得免。故健庵昆仲。皆父事之。後徐貴。總攬朝政。黜陟等反掌。未嘗通竿牘。并絕口不道東海。嘗曰。人生富貴在天。若貴緣蹀躞。則此耻西江。不能濯矣。及徐致書。諄問似續。答曰。子姪輩。僕避不足數。布代王原質敏學勤。尚可造就。後西亭先生致身通顯。剛正不阿。皆徐氏力也。語益得諸得硯。

為翁娶姑

徐翁家素封。鰥居。止一子。娶吳氏女。結褵半載。子亡。同族無可立。越月。媳請曰。夫已亡。宗祧莫繼。祖宗一脈。忍聽其斬乎。翁曰。此亦無可奈何耳。氏曰。媳再四思維。祇有

一葉翁雖年開七秩精神尚健能續取得丈夫子則祖宗攸賴矣翁以老邁辭氏不俟堂上命竟為聘定某氏循禮娶歸翁不得已勉行嘉禮三年生二子長宮南次有常翁隨逝氏折筭訓孤具膳畜供孀姑恩禮兼盡後宮南有子為氏嗣又二十餘年嗣子成立授室氏年七十餘無疾而終

遺囑

先君子於庚子春起染吐嘔之疾至秋愈劇不能沾穀米醫者謂症係關隔如不可為凡棺槨衣衾旌旒神位及兒輩縗絰皆力疾手自檢點痛留之際客有隱約勸寫遺占者應曰兒克家自必如吾意倘不肖則生時面命聽且藐藐何有於紙上虛言乎幾見人家孫子為謹守祖宗遺訓者刺刺陳言徒多事耳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溘然長逝享年四十有三諱日與生日同時聯年十六歲年十二歲年十歲年四歲皆懵然無知值冬令費多通債慈君遂以家政委舅氏貽芳暨表兄琢巖至癸卯慈君又下世家由是替

虛元宮

余師潘貳岳先生嘗言其先子尺非公壁悼亡後項項不自得偶立門外遇衣賜褐

人呼曰。聞潘相公欲覓乳媪。有婦在南城外。盍同往視。遂隨之走。過柘澤橋。曰。我到廟中去便來。去良久。翹望不至。悵悵而返。翌日復見東門城上。因謂曰。汝是人。是鬼。前何誤我也。笑而曰。我以相公抑鬱。故為尋一得意處耳。即以手來摩腹。覺神思漸昏。揭揭出東門。行數里。前後無人。欲擠於水。奮力相拒。驚孱還怯。適有罟泥船作欸。乃歌。聞之心頗清醒。約將近。其人自沈河底。船至幸相識。載以歸。繇此家中屢見崇邀道士周頌齋禳而止。復崇於隣。白日呻吟作聲。自稱盧元官。人問潘事。曰。戲耳。問何以不再往。曰。伊家懸周法師符籙。身試恐不利。隣亦請周禳之。為疏以牒諸城隍神。越十年。中元夜夢見盧來振動曰。隣家刻毒。牒我於神。錮經九白。痛徹心腑。君乃長者。是後不敢再來也。究不知盧為何鬼。

醜婢

述庵先生。至太倉訪一舊友。友為老諸生。性方鯁。樸訥自喜。因素交好。輕騎減從。造其廬。久之。主人不出。有鬚頭婢持軍持過庭。起問主人在否。厲聲對不在。掉頭便去。比返。復問曰。已云不在。焉又曉曉。吾家來往無生客。不必頭懸珠串。頭帶尾波。作許多樣子。

不願中

吳酉亭與邱青山思燕舊以文字交好。情誼敦篤。吳讀禮還家。銜杯話雨。謂邱曰。如君才識。苟事舉業。何患不破壁惜誤岐黃術耳。邱對無論綆短汲深。即使中式。亦如君之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矣。吳聞之。憮然。

媒翁

徐翁愛作媒。凡人家誕兒女者。密訪時日。登於簿。俟其將冠與笄。暗以門戶相當。先為配偶。然後白兩家撮合之。故諧合甚多。苟天下盡如是翁。焉有所謂怨女曠夫耶。若輩爰有類。恐無此理。

驢馬債

方楚三文淵終身抱牧犢子賦。畫學北苑。得其秀潤。有弟擁高貲。未嘗假命合或勸之。笑曰。我不結來世驢馬債也。齒殊八十。猶仗筆墨為溫給。

古樹被戕

南城有榆樹。巨可三四抱。為我家喬木。采芹堂一宅百餘間屋。盡被其蔭。後族叔利匠氏金。俾縱尋斧。家以凌夷。丁口亦蕭索。迄今根猶未朽。過其地。思童卯時。娑娑樹

下。不勝榮落之感。

老童

鄒君開齋白首操童子業。為隣鋪假手。自標於桌曰。出賣警句。每句七文。不二價。凡觀場者多倩之。其入場攜大藍。內盛醃菜數盞。冷飯半盂。及蟋蟀盆一枚。日暮。盆中錢滿。繳卷出。曾履試題為不曰白乎。合下節。東比襲劉公行人子羽文曰。士馬易糧。昔所遇之情形。俱是言中之澀澁。山川草木。昔所歷之境界。盡成今日之匏瓜。再援題為雖執鞭之士。中有句曰。但論鞭之執不執。無論士之雖不雖。皆所賣句也。乾隆癸未院試。與子聯坐。值陰雨。顧謂題易。文可立就。奈此天氣何。爾為我成卷。是年嗣君獲雋。近晤其從孫有文名。戲而識之。

又端午

月寧侯水神廟。在南門外朱香潭。每年端午。胥役輩飲貲作會。迺至城中。備物齋供之。龍舟外有以鳳為船者。以虎為船者。綠竿作戲者。船置臺閣。設鞦韆者。自初一至初五。若印板律例然。辛丑閏五月。諸好事憇。憇族叔為展端陽之舉。於是豪興勃發。迎神於家。滿室懸燈。陳設華麗。鸞笙鳳管。響遏行雲。繩妓優伶。爭能獻巧。一時士女

填集。香風珠汗。縈繞簾箔間。予時撒瑟皇廳。期期知其不可。而簫鼓之聲盈耳者五

龍異

七寶鎮市人晨食巨龍。忽周身發痒。刻不可忍。呼家人煮湯。自頂灌下。痒始止。灌停痒復作。積數月。以痒死。

稱役老友

彭尚書未第時。曾客青溪。輔收漕糧事。值某令浮收。村氓騷動。兼爽幕賓。頭役馬德幹而多力。掖公踰牆以避。後彭為江蘇學使。路過青邑。向邑宰尋馬德。稱老友。比至殷勤慰問。袖朱提數笏。相餉贈。夫勢判雲泥。不忘舊誼。又隔數十年之久。公洵加人一等矣。

秀環

婁縣朱箇谷。自幼居青。久瘳章句。悅其戚之婢秀環。屢挑之。婢曰。子以禮聘我。我固願從。若苟合則設想左矣。宋請於戚。應曰。能讀書遊庠。即如爾意。宋因礪志研讀。如約。後請戚曰。汝駸也。汝為簪纓裔。令服章縫。何患無美女子。而娶一婢乎。宋悟。復逆

頗冷。越十八年中式。

啖瓦丐

愛筠於毀齒時。門首作飛壻戲。逢一丐來。昂然直立。不言亦不走。因拾兩破瓦投曰。可啖汝。丐即接以入口。齒聲清脆。如嚼冰藕。食畢而去。爾時猶小。不復駭。迨後追憶。覺其事甚怪。

富翁

首夏鼎舟游豐關。傍橫巨艦。一客箕坐。唇缺鼻赤。左目眇。面上癰纍纍。而儀從甚都。關吏趨候。側行縑席。不敢仰望。通勲噫。舟子謂予曰。此安徽巨商也。富埒王侯。故人皆謹事之。因知傳奇中有關不全。或非亡是公憤激語。

海嘯

辛丑六月十八戌時。颶風驟起。狂雨繼至。終宵澎湃。燈燭盡滅。人皆坐以待旦。迨黎明而屋散於側。樹拔於地。器皿委於庭。牕櫺門闌浮於河。雞犬不知所往。是夜有人艤舟渡河濱。見水為之涸。聞郊以外有被屋壓死者。有驚而致死者。耆老云。此名海嘯。蓋數十年來第一異事也。至十二月。復雷電交作。

鄉賢

鄉賢為國家旌淑之典。而昔年或思濫冒者。楊潭西有究斥濫舉事。其詞曰。切惟立德立功立言。躬負人倫之表者曰賢。爵尊齒尊德尊。望重桑梓之地者曰鄉賢。是以生則式其廬。沒則崇其祀。此聖王彰善之鉅典。亦鼓舞激勸之德意也。若業不事乎詩書。行不齒於鄉黨。婪賄濫舉。時享黻宮。將學校為藏垢之區。盛典為射利之徑。某等托跡宮牆。不得不合詞環籲。冀挽人心於萬一也。茲有某者。出身微末。行跡穢陋。正因年來異富。不解賢字之義。不知祀典之隆。將謂一切可以賄求。視同以粟易布。爰以肆無忌憚之心。為掩耳盜鈴之計。五月間賄囑某某等捏造事實。舉祀鄉賢。合邑驚駭。即使呈中所列事實皆真。尚乖祀法。查無一實。豈得瀆陳。如謂某曾註周易。成書何在。假託註經。則其設想太妄。但涉筆必須識字之人。某固目不識丁者也。誣一。一謂某助修文廟。年月何時。冊籍何據。身名未列於宮牆。解囊難望。口食欠供於晨夕。捐助奚來。誣二。一謂炊餅療饑。援引前朝年遠無據。家常便飯。曾供行李之往來。畫地為餽。虛擬隨時之賑恤。某固經紀度日者也。誣三。一謂獨建石梁橋。係何名。建於何地。縣志何無紀載。填成烏羽。事屬荒唐。望裡蜃樓。影同幻化。某固有心無

力者也。誣四一謂孝友睦族事屬常談原無指實雖承歡菽水或能率乎庶民之常而險涉江湖卽已昧乎臨深之義某固浮家泛宅者也誣五至於解紛掩骼戒殺慎交隨口鋪張說多影響尤辨之不足辨者又謂與紳士詩酒往來此與賢行何關牽扯可鄙豈江頭覓渡官舫時逢擊楫中流棹歌問度耶羅其醜行則雅道有傷據其欺陳則捏誣莫掩以是人而祀於學宮之旁則瀆聖以是人而濫於春秋之祀則欺君干名瀆典莫此為甚伏乞師臺俯察輿論扶植綱常迅詳究誣以振名教以維風俗詞上某果不得與祀閱此詞字挾冰霜筆嚴斧鉞擁多貲而無實行者可少愧矣予家上祖五列鄉賢掩卷尋思幸無慚色。

盆蘭

先君子植蕙一盆盆廣二尺開時花必盈百設筵招客共為燕賞或作小詩陶寫志趣故屋以吟蘭名上海張蒙川考泉先生所願也前輩如沈志三潘真國張雲周徐簷林邱丙南錢有辰諸公舉舉齊至烹香瀹茗畫軫文楸以消永日予亦謹侍左右得窺風範自庚子遭大故花即萎去循彼南陔情烏能已。

攀送邑宰

王雁亭世舉先生士寅解任。邑感其德。士作詩歌。役為脫鞵晉酒。商賈製萬姓衣傘。農夫野老。執香而跪者。相接於道。笙歌與焉。望集皇華亭上。自晝至暮始散。知廉吏之不可為而可為也。

曲場

歌謠本乎人情。公絃獨奏。不若唱和同人。憶愚泉叔結會於釀花書屋。與者為陳花南。莊季生。錢文耀。蔣草亭。錢天澤。皆翩翩年少。紅牙檀板間。競唱新聲。慷慨淋漓。則氣如虹吐。纏綿旖旎。則語作蘭香。予雖不能為周郎之顧。而聽之怡情。正如觀西子者。不必知其姓。而後以為美也。

白鳥

聖廟中多古樹。有鳥巢其上。毛羽純白。如鶴而小。如鵝而瘦。始祇一二。後繁衍以千百計。至辛丑。巢為風雨所壞。率其群去。

後嗣相詿

范公應璧。情性迂執。惻惻無華。與薛策三會飲。薛固嬾嬉善笑也。乃謂君家文正公名超千古。而後嗣不昌。諒德行才華俱被一人占盡耶。范曰然。吾誠不肖。固不若君

家上祖較書濤。職名流播。使子孫得以伶俐過人。

押人被搶

上海文生丁某。青浦監生王某。以納條銀。唐突楊令。令窘辱之。發差管押。時有王之叔某及張某陳某。倡議搶劫。黑夜持械。轟然偕作。役莫敢抗。蜂擁以歸。少選。閉關大索不得。乃繫諸家戚族。半年後案始結。

當蟋蟀

歲貢生葉誦青。誠實而質。獲一蟋蟀。青項金翅。視如珍寶。家人告米匱。私念草蟲可典也。汲汲持盆往。典中素相識。誑曰。是固佳。第本店銀近虧缺。須向姑蘇某典。必如君願。葉皺眉曰。來往不便。吾且休矣。怏怏持之歸。

詩題誤解

彭文宗歲試。詩題為西籬粟。人都墨墨。是日經題。易為天行健。書以殷仲春。詩錫之山川。春林大有年。禮記孝子不服闕。俞木齋曰。詩題義在經題上第一字。蓋天以錫大孝也。明年科試。詩題序珠來去。語出太平廣記。通場相問難。一生謬作解曰。係顏延之。赭白馬賦。言汗出如珠也。聽者誤以為彈絃子。即大珠小珠落玉盤意。傍一人

謂既是絃子。何復言馬。其人遽曰。馬是架絃者。一誤再誤。直堪噴飯。

康公審事

康公杰有吏才。治獄多平反。一日審賭博事。人如麻集。公命賭者跪東。不賭者跪西。既定。列謂賭者曰。爾犯法。姑念牢實。今日赦。再犯不宥。向西曰。不賭何為。至賭場中。此非公事地。亦非遊觀地。觸禁到公堂。猶然摘詐。是為可恕。又審鄉大鬥毆。兩造有傷。兇器為銍。迭相諉諱。公曰。鬥毆亦常事。隣里宜睦。吾特為汝和好。以後弗復尋釁。銍乃刈稻須用。任攜去。各諭數語。令出一人拾銍走。公喚回曰。銍係爾者。何得詆譖。因責之事。皆余所見。

地震

四十七年秋地震。自西之東。屋宇搖動。器物抨擊有聲。

楊園

去橫雲山里許。有楊氏園。蘭州太守楊士璣丙舍也。其中桂樹筠廊。雕欄畫檻。環以佳卉名木。秀石平池之勝。出張王兩園右。故遊者連袂如蟻。四十五年。甘肅回匪作亂。公被難。園不復開。至四十七年。冒賊事發。凡州縣官俱籍沒。因公死。王事遂

恩赦子孫追回遺配唯園常銅遊人不得覽眺焉。

典史辟人

述庵先生省親旋里。不事文飾。至郡。肩輿過外館驛。逢某典史到任。龍蟠蛇肆。乃停輿而讓。騶從呼之出。繼加呵譙。王為徐徐步下。帽上花翎燦然。典史大恐。蒲伏街上。俟王安坐而去。後讀禮家居。赴姑蘇候巡撫。隨無廝僕。令輿夫投刺。輿夫曰。老伯伯。此為可胡亂為也。汝家青浦人大不知法紀。上年丁獄。子到此通報者。皆獲罪。誰則受幾十文錢。致無數災譴乎。請去。毋相累。因自赴號房。撫軍請會。及出而輿夫逃。即徒步回。

花神

靈園中花神廟落成。塑男女像娟好。有村女悅。窻前佇立之神。中池圉圉。頻為睇視。歸夢神至。淹久成疾。家人來禱。蔡蔭喬笑曰。我懸過其對面女神。凝視之。冥想之日。夜胸坎貯之。透骨髓相思病纏。而綺夢終虛。緣何怪也。倘村女有術。能教所不逮。我願四體投地矣。

姊教弟

陳藕香^蓮少孤。體態艷逸。每入市。婦女咸謂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故綺年多輕挑行。母性荏弱。閨禁不應。妙特箱制。未嘗弛管約。於樓上鑿一小穴。客至。先向穴間窺探。非其人。擯不使入。又作紅布衣褲。俟睡熟。潛易之。弟慙愧。弗出庭戶。塗抹了倚翠偎紅話。期年揣摩時藝。即遊橫舍。及妙嫁珠溪邵茂才。藕香嬰瘞。踐瓊瑰之夢。

同文會

邑有同文會。將一邑紳士書名於簿。各捐銀以為修葺文廟需。凡農工商賈牙役白戶家。皆不得與。數以七文為起。至四十文止。一月朔望兩收。鄉間僅取朔日。數為加倍。有底薄。有票記。每月擇在城負聲望者司值焉。若錢之出入及歸貯處。家伯祖擣園公^{自求}銳身獨任。繼則我父踵之。謹行者三十餘年。後學博朱秋田^{玉成}解組歸。伯祖我父相繼殂謝。斯舉遂廢。又廿年。同人能為此尾而捐之數與人。均非前樣。更隨作隨輟。所謂今不如古歟。然凡修造寺觀之捐輸。仍復不少。抑又何心。

狗坐堂上

壬寅除夕。有狗坐縣堂。兩足據案。若官聽審。然呼喝不動。唐子以杖驅之。始下。明年楊邑尊緣事獲譴。